

# 千尺流泉百尺松 笔架五峰自从容

笔架亦称笔搁,中国传统文房用具,放在案头,用来架笔的工具,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。南北朝时就有笔架的记载,但传世品还不曾发现。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,但从文献来看,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。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,材质多样,有铜、瓷、石等,其形多为山形。到了明代,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,其材质更加多样,不但有珊瑚、玛瑙、水晶,还有瓷、玉、木等。清代笔架更胜明代,材质有玉、紫砂、水晶、铜、木、珐琅、象牙等,而以自然之物最为名贵。



图为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山形笔架,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。高9.3厘米、长17.5厘米。捏塑而成,呈山字形。此笔架为五峰式。通体以青花缠枝花装饰,青花发色青中发灰、深沉。缠枝花卉线条流动、写意。中间一菱形内套一个正方形开光体,内书阿拉伯文字,译为“笔架”,底部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书。整器除底部外满施白色透明釉,釉色光亮、肥厚,釉下层有明显的气泡。笔架保存完好,多置于文人书房之中,更添雅气。



图为明代象牙雕龙纹五峰笔架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笔架山峰式,笔架底边深刻水波纹,波涛中双龙盘绕于五峰之间,龙腾水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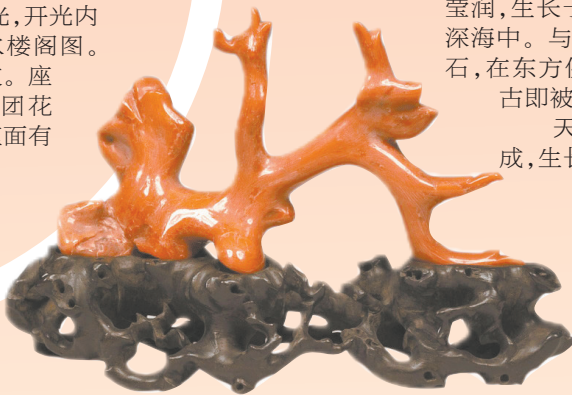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图为清代象牙雕山形笔架,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。高9.6厘米、长11.3厘米、宽4厘米。此为三峰式笔架,用一块象牙雕成。正面雕刻丹凤朝阳图,用细线雕刻法,一只凤凰单腿站立于岩石之上、盛开的牡丹花之间。上有红日高照,左下有滔滔水波,下方山石正好与笔架左右山峰形成一体,画面美不胜收。

“丹凤朝阳”比喻贤才逢明时。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: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”明代王世贞《鸣凤记》第一出:前后同心八谏臣,朝阳丹凤一齐鸣。



▲图为清代黑漆描金莲蝠纹宝座式笔架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高21.6厘米、宽26.5厘米。笔架宝座式,通体髹黑漆,作描金装饰。宝座栏板镂雕缠枝莲叶纹,靠背中央顶端饰一蝠纹,其下作长方形倭角开光,开光内正面光素,背面绘山水楼阁图。座足亦满饰缠枝花叶纹。座面与托泥上饰不同的团花纹。下承随形托泥。座面有圆孔5个,下方托泥上对应做了5个凹槽,以固定所插之毛笔。



▼图为清代红珊瑚笔架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高10.6厘米、宽10.5厘米。此笔架,是截取一段红珊瑚枝丫为之,似三峰式,但可放4支笔。下配紫檀木底座。

红珊瑚属有机宝石,色泽喜人,质地莹润,生长于远离人类的100至2000米的深海中。与珍珠、琥珀并列为三大有机宝石,在东方佛典中亦被列为七宝之一,自古即被视为富贵祥瑞之物。

天然红珊瑚是由珊瑚虫堆积而成,生长极缓慢,不可再生,而红珊瑚只生长在几个海峡,受到海域的限制,所以红珊瑚极为珍贵。红珊瑚制成的饰品,极受收藏者喜爱,并且精品红珊瑚增值迅速,被收藏界人士所看重。

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## 一卷“桃源”梦千年



(明)佚名《桃源图》卷(局部)。

“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”自一千五百多年前五柳先生不足五百言的《桃花源记》成篇,“桃花源”便成为了中国人心中安乐乐幸福的美好世界代称。“桃花源”凝结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情结,比晚千余年诞生并传上的托马斯·莫尔的“乌托邦”在这片土地上更具有活泼的生命力,是古往今来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心心念念的向往之地,也是农耕时代的永恒审美理想。

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“和合共生——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,由宇宙而观天下,由社会而关照道德,从宏观至微观,层层递进,分“天地同和”“万邦协和”“宜民安和”“乐在人和”四个单元,以古之瑰宝融汇当代精神,探寻和阐释中华民族“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的文化渊源。

由文学而绘画,“桃花源”是中国古代艺术世界中一个经典母题。尤其到了明代,以“桃花源”为主题的作品数量达到了前所

未有的高峰。其中,归于仇英名下的《桃花源图》据学者统计就有9幅。“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《桃源图》卷虽为佚名所绘,但与存世数卷传为仇英所绘的《桃源图》构图布局类似,特别是与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极似。两卷画作均为长卷,青绿设色,尺幅相差无几。从画面内容上看,两卷均忠实地以文学佳构《桃花源记》为原型,于烟波浩渺、远山连绵、桃林掩映间,以青绿设色勾勒出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的传说,展现了人们理想中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。

两卷画作气韵不同,虽均为青绿设色,佚名绘《桃源图》卷则着色浓重、色调明丽,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洋溢着简淡和清新。佚名所绘《桃源图》卷的尾段保存完整,对渔人既出,处处志之,诣太守而告,太守遣人找寻,以及南阳刘子骥闻之往寻,在画面上均有交代,所占篇幅与前段相当。但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至渔人既出,画面即戛然而止,卷尾松树处,“仇英实父制”尾款前,有



(明)仇英《桃花源图》(局部)。

树干缺失、山石断层的残缺。可贵的是,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长卷内有乾隆皇帝1779年题写的诗作。长卷之首有乾隆皇帝近二百字的题跋,从中可窥“桃源图”的来龙去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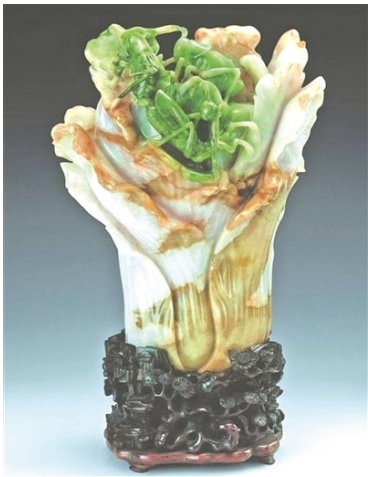
从赵伯驹到仇英,再由仇英到这卷佚名绘《桃源图》卷,时光荏苒,人们对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,映在心里,诉诸画端。在佚名绘《桃源图》卷的卷首有“桃源”二字,落款“庚申五月朔孙扶书”。孙扶,明末清初画家,生卒年不详,与蓝瑛、陈洪绶同时。说起来,孙扶与乾隆皇帝还有一段跨时空缘分。孙扶曾与蓝瑛合作一张梅石图,此图后刻成石碑,立于杭州佑胜观路南,名“梅石碑”,成为一处很著名的地方。因孙扶生前安贫乐道,声名不显,至雍正时,《浙江通志》里已将二人合作的大名鼎鼎的梅石碑记在了蓝瑛一人名下。1765年,若此时在观展时回身,还会发现对面的长长展柜中,正展出有乾隆皇帝1751年第一次南巡时的巨幅历史画面——《乾隆南巡图》之驻跸姑苏。



(清)徐扬《乾隆南巡图卷》之驻跸姑苏(局部)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## 栩栩如生的翡翠蛭蛭白菜



白菜,古名菘,是最为普遍、最为家常、最为实惠,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菜蔬。因其寓意美好,自古以来就深受各类人士的喜爱,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玉雕题材之一。

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镇馆之宝清代翡翠蛭蛭白菜,是一件珍稀的俏色作品。这颗翡翠蛭蛭白菜的原料上有白、绿、黄三种颜色。白菜帮为白和灰黄相间的颜色,浅黄的菜叶翘起,上面茎脉分明,工匠们大胆地将原料上的黄褐色保留在菜帮上,以表现出白菜被霜冻后的质感,使其别有一番风味。工匠们还利用菜心处材质的翠绿色,圆雕出两只蛭蛭和一只螳螂,它们看上去似乎正在品尝着菜叶的美味。整颗白菜惟妙惟肖,生动传神,既素又雅。

这颗翡翠蛭蛭白菜在白菜原有寓意的基础上,加上了蛭蛭和螳螂。古时候,蛭蛭象征着种族的兴旺,生命的繁衍,多子多孙。螳螂是有益的昆虫,有勇无畏的寓意。工匠们的巧思妙构使人惊叹不已,其卓越的技艺独具匠心,在清代玉雕中堪称冠绝。白菜叶清清爽白,叶很大,又有事业有成的寓意。此外,白菜还常被取谐音“百财”,视为招财之物,寓意财源滚滚。这颗翡翠蛭蛭白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翡翠工艺中的佳品,是清代玉雕技艺的见证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

## 清乾隆粉彩鸡缸杯



这件清乾隆粉彩鸡缸杯(如图)为清代御窑烧造瓷器。敞口深腹,卧足,腹下敛收。通体施白釉,外壁饰粉彩,绘牡丹子母鸡嬉戏图。一侧有楷书:“乾隆丙申御题”,并附有132字的鸡缸杯说明文和朱文“乾”“隆”二印,下方木质托座为后来所配。说明文字为一首楷书七言长诗。

此杯为乾隆时期的一种诗画结合的装饰艺术精品,描画精工细腻,构图层次分明。杯身正面绘一只雄鸡正昂首长鸣,旁边有一儿童手舞足蹈地顽皮嬉戏,但雄鸡对顽童的撩逗毫不在意,自顾自地张嘴长鸣,威风凛凛。除了一童一鸡,还辅以牡丹、青草、山石等其他景物,使画面上洋溢着缕生机勃勃的气息。杯身反面主题纹饰为乾隆赞美鸡缸杯的御题诗,下方绘母鸡啄食喂哺两只小雏鸡的画面。

整件器物布局结构合理,造型精巧别致,胎质温润透亮,色彩明丽清新,画工细腻精美,加上牡丹、玲珑石的点缀,使鸡缸杯更显得富贵大气,自然柔和中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## 绝世橄榄瓶



这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,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
一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,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。这件橄榄瓶高39.5厘米,口径10.0厘米,足径12.3厘米,腹径18.5厘米。撇口,长颈,溜肩,鼓腹,圈足。形似橄榄,故又称橄榄瓶,雍正景德镇御窑出品。粉彩也称“软彩”,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,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打底一层含砷的玻璃白,然后在上进行彩绘,再入窑烧制。

这个瓶子造型丰满秀挺,线条流畅,富有韵律感,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。该瓶釉色纯白匀净,釉层肥厚莹润,以粉彩蝠桃纹为装饰,画面构思精巧,枝头硕果累累,枝叶间饰有瑞蝠,展翅翻飞,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。所绘图案微微凸起,层次分明,有立体效果。

如今,这件国宝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陶瓷展厅中心橱柜,接受国内外观众的鉴赏。

(据《西安日报》)